



风靡◎著

HONG YAN WU

恩情、道义、愧疚、牵挂……羁绊之下，情两难时，卿卿红颜将为谁而误？

红颜误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恩愤、
道义、
愧疚、
牵挂……
羈絆之下，
情兩難時，
卿卿紅顏
爲誰而誤？

紅顏誤

風靡◎著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青春酷语(第五辑)

主 编：珠 雅
责任编辑：马燕茹
装帧设计：花 雨

出版发行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社 址：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
电 话：0471-4971950
印 刷：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：960×710 1/16
印 张：360 字 数：2700 千字
版 次：2007年9月第1版
印 次：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：ISBN978-7-204-09277-2/I·1854
定 价：460.00元(全20册)

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，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，一经查获，必定追究到底，绝不宽贷。

【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】

目录
contents



第一卷 · 将心错	· 001
楔子 · 鬼脸	· 002
第一章 · 谁人知	· 003
第二章 · 变数生	· 012
第三章 · 惊相见	· 022
第四章 · 风波起	· 031
第五章 · 寄生花	· 041
第六章 · 忍泪吟	· 051
第七章 · 竟如此	· 063
第八章 · 愿长久	· 075
第九章 · 惜红衣	· 083
第十章 · 悲中乐	· 091
尾声 · 喜相迎	· 100

目录
contents

- 第二卷 · 调乐辞 · 103
- 前言 · 104
- 楔子 · 106
- 第一章 · 佳色 · 一寸金 · 108
- 第二章 · 眉妩 · 惜芳菲 · 117
- 第三章 · 宣情 · 折红英 · 129
- 第四章 · 别怨 · 楚云深 · 139
- 第五章 · 不见 · 行不得 · 149
- 第六章 · 离鸾 · 剪湘云 · 159
- 第七章 · 秋水 · 卜算子 · 171
- 第八章 · 疏影 · 泪红云 · 180
- 第九章 · 情词 · 意难忘 · 190
- 第十章 · 绿意 · 归去来 · 198
- 尾 声 · 东仙 · 风归云 · 203
- 后 记 · 206

目录
contents

- 第三卷 · 霓裳曲 · 207
- 前言 · 208
- 楔子 · 皇恩成名天下知 · 209
- 第一章 · 一朝应景与君识 · 211
- 第二章 · 锦调相思引彷徨 · 218
- 第三章 · 瑟瑟叠韵绕碧树 · 227
- 第四章 · 转返竟是离人影 · 241
- 第五章 · 芳心苦怜有谁知 · 250
- 第六章 · 犯花思鹰恩义断 · 258
- 第七章 · 江城望雪两相期 · 268
- 第八章 · 扶醉唱愁思挽地 · 278
- 第九章 · 早问红颜泛情波 · 288
- 第十章 · 细雨鸣春结同心 · 299

风靡◎著

HONG YAN WU

恩情、道义、愧疚、牵挂……

羁绊之下，情面难时

卿卿红颜将为谁而误？

红颜误

《将心错》

如花容颜一朝尽毁，

幸福憧憬变得不堪，

是他妙手还了她一张崭新的面容。

她原以为有幸重新开始，不料噩梦却又重现。

从前心心念的人不过是过往云烟，

怎知悬壶济世的他，也隐藏了许多的秘密，更不知他会有那阴鸷的一面。

为了挽救她的性命，竟要拿全城的人来作赌注……



楔子 鬼脸

深夜，水声淙淙。月光之下，涪江之畔，桃树成林，桃花怒放，雅然香气，四下飘弥。

有人立于江边，不语不动，良久之后，才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。

近处一看，原是一男子，即使之前是在叹息，那端正的面目之上，竟毫无半点表情，眉宇之间，笼罩着一层阴霾。

在这样的夜，这样的地方，这样的一个人，这样的表情，看起来，不止怪异，还有几分诡异。

良久之后，男子甩袖，撩起长袍，俯下身去，掬起一捧江水，浇向颜面，余光一扫——但见上游，依稀朝岸边漂来什么。

他定住，专注望着载沉载浮的东西愈来愈近。

蓦然觉得一阵湿意，低头一看，原是江水浸染了布靴，这才发现，岸边的江水，居然蒙上淡淡的殷红。

他挑眉，表情终于有了些许变化，见那物件漂近，他伸手一捞，拉到江边，放在岸上，这才仔细端详。

湿漉漉的乌黑长发，凌乱不堪地贴在后背，还带着江中不知名的生物；身罩红锦衣、脚着精致红缎鞋——视线由上而下，他忍不住皱眉，若是没有认错，那是女子的嫁衣。袖口两处金线纹成的展翅凤凰，本该栩栩如生，可惜被江水浸泡后紧紧地贴在苍白无力的手臂上，一片死气。

是个人，死了吗？

他的手，扳住纤细的肩膀，猛地向上一掀——

月光下，一张脸，血肉模糊，辨不清本来面目。

第一章 谁人知

绵州城，入夜，一片寂静，唯有城南的一间药铺，还有微微烛火。

“仇大夫，这么晚了打搅你，真不好意思。”

一名朴实的中年男子接过仇于新递给他的药包，连连道谢。

“戚叔，医者父母心，小孩儿的病，哪能看时辰？”仇于新笑了笑，嘱咐中年男子，“记着，一日三次煎服，药份万不可放重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……”被唤作戚叔的中年男子千恩万谢，忽又想起了什么，看了看药柜后的人，低声对仇于新开口，“仇大夫，你娘子的气色，看起来不大好啊……”

仇于新听他如此说，转头看过去，见着在一盏烛台映照下的苍白面容，回头对戚叔道：“内人体虚，每年腊月，免不了要折腾一番。”

“哦。”戚叔恍然大悟，“那可要紧，得好好调养才好。”

“多谢戚叔关心，我记得了。”仇于新微微笑，起身将戚叔送出门外，将两边的门扇拉过来关上，一股冷风灌进来，夹杂着雪花，飘落在他肩上。

又是一年三九天，今年的小寒节，异乎寻常地冷。

铜盆内，炭火通红，驱走了寒意，一室温暖。

刚走进房的仇于新呵了呵有些冰冷的手，从容地走到书桌前，从收拾整齐的书筒中抽出一卷，细细读到一处，摊开一张薄纸，提笔挥毫，写下端正的字迹。正要研墨，一双苍白的手伸过来，接过砚石，接替了他的动作。

他不语，坐下去，专心书写。室内一片静谧，直到外面传来敲更的声音，他方察觉，子时已过。

“睡吧。”他搁笔，起身走向床边，床铺打理妥当，软布包裹好的铜壶也放进卷成筒的被窝，有暖暖的气息。

身后的烛火摇曳了一下，熄灭。黑暗中，有轻微的脚步声移近，立在他的身后，替他宽衣。

外衣除尽，他脱靴上床，却并未躺下，半倚在床头，在黑暗中看着坐在外



侧的一抹身影。

一阵细微声响过后，身边的空处多了一个人的温热躯体。铜壶刚好放于左侧，将被窝内烘得热乎一片。他翻了一个身，探出一手，环抱身边的躯体，触手所及的肌肤，一阵战栗。

“我说过，你不愿意，我不会强逼。”他闭眼，再睁开，嘴角露出谁也看不见的自嘲的笑容，将铜壶向一旁推去，握住了一双冷冰冰的手，拉过覆盖在铜壶外的软布上，“我只是想搂着你，几年的习惯了，你知道的，改不了。”

身边的人渐渐停止了颤抖，恢复平静。仇于新淡淡地叹了一口气，将自己的脸，慢慢埋进那散落在枕头上的长发中，轻轻唤道：“清婉……”

左肩传来一阵疼痛，俞清婉睁开眼睛，重重的压迫感，从侧卧隆起的左肩一直蔓延到胸臆。

仇于新的一只手臂，从身侧横亘，狠狠地搂紧了她整个人，憋得她几乎窒息。

她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伸出另一边放在枕头上的手，缓缓地摩挲仇于新搁在她半边肩膀上紧绷得像铁一样的手臂——经验告诉她，这样做，通常是有效果的。

果然，不多时，仇于新渐渐放松；那只手的劲道，也慢慢消失。

俞清婉将那只手缓缓从自己身上移开，放在仇于新的身侧，平躺身子，转过头，看身边的仇于新。

雪不知什么时候停了，月亮居然出来，悬挂在夜幕当中，洒进房中的几缕月光，透过床幔，将仇于新的面貌，照得清清楚楚。

每每夜半醒来，她都看见他这样的睡容。熟睡之中依旧愁眉深锁，似有什么解不开的心结，困扰其中，不得解脱。

仇于新，她有名无实的丈夫，三年来，一个她始终无法琢磨透的人。开医馆，为人治病，始终淡淡地笑，不经意中对她的关心对她的好，轻轻地唤她“清婉”，唯恐惊扰她一丝一毫。

于是众人都道他是个疼爱妻子的好大夫，她也几乎真的以为自己就是他名正言顺的妻，可是她还是惶恐，因为那个挥之不去的噩梦，提醒她，这一切，并不真实。

不自觉地摸上自己的脸，眼底一抹痛苦之色。

身边的仇于新翻了一个身，睡得朦胧之间，开口轻唤：“清婉……”

两颗泪珠终于从眼角滑落，月光下，苍白的脸上、脖颈处，是数不清的细线般的浅淡疤痕。

俞清婉可以获得丈夫无尽的眷恋宠爱，能在细细呵护下度过幸福的一生。

可是，只有她知道，这一切，不是自己能得到的。

因为，她不是俞清婉！

莫名地打了一个寒颤，睁眼，白昼。一觉醒来，偏头望去，床头内侧的被角掀开着，昨晚熟睡身边的人，已经不在。

俞清婉眨了眨眼睛，坐起身来。棉被滑落到腰间，一阵凉意泛滥，忍不住双手环抱，望过去，原是昨夜一页窗扇未关牢，露了些许缝隙，惹得寒冬的冷风灌进来了。

披上棉衣，下得床来，慢慢走到窗边，轻轻合拢窗扇。这才开门，踱步出去，踏步踏上雪后的地面。

轻轻一步，便是一个淡淡的脚印。

院中角落的梅花居然开了，白如雪的花，淡淡地飘香。俞清婉看得出了神，忍不住，踮高了脚尖，探手想要攀折。

“砰砰！”

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响吓了她，低喘一声，缩回手，拍了拍胸口，移步过去，触到后院门闩，缓缓开口问道：“谁？”

“仇夫人，我是四喜。”

原是平日里送菜的伙计。定了心，俞清婉开门，看外面站着呵气暖手的四喜：“进来吧。”

“仇夫人，身子好些了吗？”四喜挑起担子进来，熟门熟路地往厨房走。

“好多了。”俞清婉顺着他的话回答，扫了一眼他担子里面的东西，不免发话，“四喜，以后不用这么三天两头送这么多东西，家里就我和他两个人，吃不完的。”

四喜愣了一下，转过头来看俞清婉，挠挠头，憨厚地笑了笑：“仇大夫给了那么多定金，不跑勤些送多些，你们吃亏，我心里也难受。”其实他也知道就仇大夫和他夫人，三两天，哪吃得了那么多，可庄稼人，老实惯了，况且仇大夫平日行善不少，哪能占这种便宜？

俞清婉沉默，跟在他身后往厨房走。

“其实啊，”四喜心直口快，“家里要是有人能每日去集市，倒能省下不少——”忽然停嘴，觉得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妥，偷偷看了一眼仇夫人，还好，

没什么生气的表情。

哎，仇夫人，真是可惜了，好端端的一张脸，那么多纵横交错的浅淡伤痕，虽说不是很显眼，但女子的颜面，始终是很重要的呢。

“好呐。”进了厨房，四喜将肩上的担子卸下，搬出柴火整齐擦在墙角，又把筐中的肉和菜拿出来摆在灶头，接着再把米倒进米缸，这才拍拍手，“仇夫人，都好了。”

俞清婉道谢，“四喜，谢谢你。这几年，都麻烦你了。”

听她如此说，四喜憋红了脸，连连摆手：“别，仇夫人，你可别这么说。当年要不是仇大夫，哪来我媳妇儿和孩子两个活生生的人。莫说这点小事，就是作牛作马，我们家也难以报答。”

“他是个好人。”俞清婉低头，盖上米缸的盖子。

“那当然。”没瞅见俞清婉低垂面孔上几许复杂的表情，四喜仍在夸赞，“仇夫人，你嫁给他，可是找对人了。”



大清早清醒到现在，仇于新的耳根就始终没有清净过，究其原因，是远近闻名的大嘴刘媒婆一刻不停地在他旁边唠叨，不给他喘息的余地。

“刘大婶——”开了药方，又送走一位病人，仇于新终于开口，客气地提醒，“我在看病。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……”刘媒婆连连答应，眼瞅着人刚走，立刻挪过去落座——站了半天，说得嘴皮都干了，也不见这仇大夫吭气，累死了。“耽误不了你多少时间，我说仇大夫，刚才我跟你说的，好歹回个话吧？”

仇于新看了眼半个身子都巴巴地趴在桌上的刘媒婆，语气未变：“回什么话？”

“哎哟我的仇大夫，敢情我说了半天，你都当耳边风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？”刘媒婆扇了扇手帕，瞪大眼睛，“你是故意嫌我老婆子啰嗦是不是？”

“刘大婶，您请见谅。”仇于新抱歉地笑了笑，“我为病人诊断的时候，通常很难注意到其他的事。”

言罢，他站起身来，走到药柜边，拿起抓秤，一一拉开药格抽屉，开始拣药。

倒霉——刘媒婆暗自咕哝，抬起脸的时候，立马又换上笑容：“没关系，

我再说一遍好了。”忙跟着过来，才走近，就闻到一股子怪味，忙扇了扇风，退后一步，望着柜台上纸上堆得老高的不知名的药材，捏着鼻子发问，“仇大夫，什么东西，这么难闻？”

仇于新手上动作未停，熟捻地抓药秤药，他随口回答：“我娘子体虚，这些药，是给她补身子的。”

刘媒婆的眼珠子转了转：“我说仇大夫，你娘子病了几年了？”

仇于新抬头，“刘大婶，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”

见他还不明白的样子，刘媒婆拍了拍手，身子扭过来一些，瞧了瞧左右，压低声音：“要是我没记错，从你们到绵州城，你娘子的身子骨好像就一直不好吧？这都几年了，还不见好转？哎，仇大夫，你总要有子嗣的吧？养儿防老，总不能因为你娘子身子虚，就一直这样耗着吧？百弊而无一利呀。”

仇于新没有答话，看着唾沫横飞、说得不亦乐乎的刘媒婆，挑了挑眉：“所以——”

听他口气似乎有所松动，刘媒婆忙趁热打铁：“老实说，我今日是来跟你道喜的。传宗接代，这等大事，哪能不考虑？我说仇大夫一表人才，我们这城里头未成亲的姑娘家，提起你谁不脸红的？这不，沈大户就央我来说媒了……”

仇于新的目光从刘媒婆的左肩望过去，通向后院门外的地面，一抹影子才依稀出现，顿了顿，又退回去，消失不见。

“就是沈家的闺女呀，你应该见过了，样貌好，身段好。”见仇于新还是先前的样子，好像没什么反应，刘媒婆有些沉不住气了，“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也不在乎上面还有大的，愿意委屈嫁过来当二房。这等齐人之福，我说仇大夫，错过这个村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”

“刘大婶，麻烦你转告沈大户，谢谢他的好意。”终于等到她说完，仇于新给了她一个答复。

刘媒婆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似的，表情说不上是哭还是笑：“仇大夫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就算不为你自己想，也要给你们仇家留条根吧？”

“我已经有娘子了。”仇于新笑了笑，“至于仇家有没有后，刘大婶，不妨告诉你，我根本不在乎。”抛下石破天惊的一句话，不理睬愣得跟个石头人似的刘媒婆，他转向门外，沉声唤道：“清婉，你进来吧。”

刘媒婆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又忽然听他唤人，眨了眨眼，见门外走进一名妇人，想来是那位平常深居简出的仇夫人，定睛一看，不免惊讶起来：



“你——”

“内人曾受过外伤。”仇于新开口。

刘媒婆吁了一口气，有些尴尬，庆幸没将冒犯的话说完。不过，实在可惜——忍不住又偷偷打量了一眼仇夫人，见她身形婀娜，脸型端正，眉清目秀，哎，要不是脸色苍白，再加上近看无法掩饰的满脸伤痕，十足也是个美人。

“那，就这样吧。”人家夫人都来了，就算脸皮再厚，也不好当面提起要丈夫娶小的事，刘媒婆咳了咳，“仇大夫，你也别急着答复，要不，跟你娘子商量一下再决定？”

“不用了。”仇于新摇摇头，接过俞清婉手中的托盘，“她一向不理家事的，我做主就行了。”

撞了一鼻子的灰——都是这么斩钉截铁的回答了，刘媒婆顿觉无趣，也就道别，灰溜溜地走了。

“四喜来过了？”将托盘放在八仙桌上，仇于新落座，扫了一眼托盘中的菜肴，如是推测。

“早上过来的。”俞清婉回答，拾了筷箸，摆放在仇于新面前，又盛了一碗米饭给他，这才在对面落座，有些忐忑地看他。

仇于新夹了一块野菇，放入碗内，和着米饭，吃了一口。

俞清婉吁了一口气，这才执筷，拣了野菇，入口，不由得皱起眉头，忙不迭又掩口吐出来，有些心虚地抬眼看了看仇于新，手扣住了盛野菇的盘沿：“对不起，我——”。

一只筷箸拦住她接下来的举动，仇于新神色未变，淡淡地瞥了她一眼：“比起三年前，已经进步很多了。”

短短一句话，让她的脸，羞红到耳根，讷讷地收回手，看着他似乎没事似的细嚼慢咽，她感觉有点坐立难安。

真的是——很难吃呀，连她自己都无法容忍，他怎么能受得了她这么拙劣的厨艺？

也就这般，默默无语，桌下，她交替揉搓双手，直到手背发青，才咬咬唇，下定了决心一般，轻轻开口道：“你真的不考虑一下？”

“考虑什么？”仇于新抬头，表情有些疑惑。

叹了一口气，他是真的不知，还是跟她装傻？既然话题由她而起，她想，还是继续说完比较好。“沈家的小姐——四喜跟我形容过，秀外慧中，是个好

姑娘，娶妻——”

筷箸重重地放在桌上，好大一声响，她噤声，不敢再言。

“是好姑娘，就不会失了体统这么不顾廉耻。”仇于新寒着脸，冷冷地道。

“你——”被他的满面寒霜给吓住，但听他如此说，俞清婉还是忍不住鼓起勇气责怪，“怎可这般说人家？损人清誉，传出去，人家姑娘怎么做人？”

“难道我说错了？”听她再为他人辩解，丝毫没有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着想，仇于新反问，“明知我有妻子，还央媒婆上门提亲，公然说愿委身二房，哪一户有家教人家的女儿家会说出这荒唐的话？”

“为情痴，一时鬼迷心窍，也无可厚非。”她据理力争，说到紧要关头，心一紧，头剧烈疼痛起来，胸闷异常，难以忍受。

见她神情有异，仇于新暂时止住了话题，撩起袖袍，伸手搭在她的腕间号脉。片刻后，他皱了皱眉，从腰间摸出一个瓷瓶，掀开木塞，倒出一粒药丸，塞进她的嘴里。

一阵清凉的气息入口，俞清婉不自觉地咽了咽唾沫，有什么东西，顺着喉间，咽入腹中。

头痛的症状减缓了些，胸臆舒展，不似方才那般揪心，她喘了一口气。

“你没吃药？”耳边的口气严厉起来。

她小小声地回答：“前日服完，这两天，我忘了与你说。”

下一刻，手被大力摊开，一个瓷瓶塞进她手心，伴着仇于新毋庸置疑的声音：“一日一粒，我早与你说过，万不可忘记。”

她接过，愣愣地注视精致的雕花瓷瓶，而后望向仇于新，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什么隐藏的东西，“三年的时间，旧伤早已愈合，为何我还要吃药？”

仇于新的目光，看起来很坦然，“你的旧伤虽好，身子犹虚，给你开些补药，也是固体的法子。”顿了顿，“莫非，你怀疑我故弄玄虚？”

“不。”俞清婉摇头，“你既费尽心思救活我，给我一张全新的容貌，断不会害我，将心血毁于一旦。”她低首敛目，收拾桌上的饭菜，“这几年，你待我极好，容留我栖身之处，我实在是没什么好挑剔的了。”

“但你还是有顾虑。”话音方落，她的手，抖了抖，划过碗沿小小的缺口，指间渗出血珠，“否则，你不会对你的遭遇守口如瓶。”

捂住伤口，俞清婉抬头，眼中一闪而过的，是满满的悲痛和无奈：“我有苦衷，请你，不要逼我。”



原本铁如磐石的心，几乎快要被软化，仇于新费力地别开脸，强迫自己不再去看那双眼睛，佯装漫不经心地开口：“自己心里有数就好。”

手在背后紧握成拳，眼前熟悉的面容和心中一个挥之不去的影子慢慢融合，化为日思夜想的一个人，生生磨折自己的心。

清婉，清婉……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迟疑的声音又在身侧响起。

“什么？”他迅速收敛心思，按下心中的焦躁，转头问身边看起来有些踌躇的人。

“我想，以后还是我去集市好了，这样，可以省下一大笔家用，而且，收支有度，厨房的菜也不会烂得那么快了。”声音越来越低，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，俞清婉能够明显感觉自己的脸颊在发烧。

“我以为，你不大喜欢出门的。”仇于新凝视她不争气红起来的颜面，想到了一种可能性，“莫非，是四喜送来的东西，不合你的口味。”

“不不不……”俞清婉连连摇头，阻止他再将别人给拖下水无端猜忌，“是我自己想出去透透气的，和四喜无关。”

“也好，出去看看，对你身体复原也大有好处。”仇于新应声，拉过俞清婉的手，替她抹去指腹上的血珠，细细包扎。

“仇大夫，仇大夫！”

高叫声从前门一路传来，一个人影窜进来，弯腰扶着门板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我先出去。”见有外人，俞清婉连忙缩回手，收拾了碗筷，急忙走入后院避开了去。

“什么事？”仇于新转过头来，来人原是沈大户家中的小厮沈原。

“仇大夫，你这回可得救人哪。”好不容易顺过气，沈原哭丧着脸，“麻烦你跟我过去一趟，给我家小姐一条活路才好。”

仇于新无动于衷，“我跟你家小姐毫无瓜葛，给不给她活路，与我何干？”

“跟你关系可大了了。”沈原连拍大腿，“小姐听刘媒婆说亲不成，被你拒绝，羞辱难当，一气之下，就要悬梁寻死，老爷使了七八个人才止住，老爷差我来找你，当面给句话才好。”

“沈原，我的话，跟刘大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”仇于新移动脚步，不过不是向外而是向内，“从你家小姐的反应来看，刘大婶应该是一五一十地转告

了原话。”

“可不是。”见仇于新要走，沈原连忙跟上，挡在他面前，“仇大夫，你慈悲心肠，不会这么见死不救吧？”

仇于新微微一笑，沈原顿时感觉事情有所转机，不过立即又被他的下一句话泼了当头一桶凉水：“我会？特别对这种动不动就寻死觅活、以为可以作为胁迫他人就范的女子，我尤其没有兴趣。”

沈原张大了嘴巴，不敢相信这么毫不掩饰的讽刺，是平日里被街坊邻里赞为慈悲心肠的仇大夫说出来的话，为了证明自己确实听错，他试探性地再问了一遍：“仇大夫，你说什么？”

这些年，难得有如今日这般不耐烦的心情，免不了厌烦起沈原的无理纠缠：“你家小姐要死要活，听由她选择，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闲心去附和她的小把戏。”

沈原不自觉地打了个寒颤——这这这，是那个笑意满面的沈大夫吗？脸色太冷，目光太冷，冷得就好像是从冰窖里走出来的冰人，即使隔着棉衣，都能感觉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寒气，源源不断地浸入体内。

呜呜，说实话，好想拔腿跑掉，可惜主人的命令，不得不从，做下人的，苦啊……瞧仇于新背过身不再理会他，硬着头皮，他再次恳求：“仇大夫，此事因你而起，你总得……”

仇于新忽然转身，不容他说完，蓦地挥袖，一阵淡淡的黑雾，从袖口骤然而出，喷向猝不及防的沈原的面颊。一瞬间，沈原住了口，目光变得迷离起来。

对沈原的变化没有丝毫惊讶，仇于新弹指拂了拂衣袖，这才瞥了一眼怔愣站在原地的沈原，淡淡开口：“记住了，仇大夫出门了，你没看见他，明白了吗？”

沈原迟钝地点了点头，而后转身，迈步离开。

仇于新见他出了门，与来时的速度相差无二，不多时就消失了身影。仇于新慢慢走到药柜前，摊开手，露出先前替俞清婉清理伤口的布巾，从一旁放置的药箱中取出一枚银针，轻轻从布巾上残留的血渍上拭过——

碰过血渍的针面，尽是乌黑一片！